內閣奏題稿

奏題藁序

余承乏內閣凡十年于茲尺寸靡樹幸

上諒其無它始終覆露之第筋駑肉緩驅策不前浸浸疾作矣於是探筒中

自受事以來凡家奏及登
對諸稿隨日月詮次之成
帙呼子兒輩近榻前手授
之曰余蒙
上拔擢至今日即捐靡無以
報然一念靖恭之忱有所

所不敢旦昔自暇豫者小
子識之夫入告出順書有
明徵子輿氏不足夫人適
政間蓋有味乎其言之已
我
朝故事閣臣以備顧問贊

僚寀余自惟庸劣不克稱塞

明命是懼頃

上自靜攝以來英明獨運

淵衷莫測毋所用其造

膝即一言一意靡不仰給

梏頡遠之至於票擬有當否而得之中官口傳機宜有闕失而申之諫臣力諍要必披瀝以請詢劘而行請之有得有不得也行之有知有不知也或抽

思於丙夜或裁卷于刻期
事求核不求文理求明
不求多期以盡吾職竭
吾心而已雖於衷讀無當
而格心之道未闡然[illegible]
馳不遺餘力[illegible]

已亟思一旦先狗馬填溝
壑庶幾藉此以瞑目乎
小子識之俛思請曰大人
受
命篤弼夙夜在公披心腹以
報

主

上其藏之掌故者班班可

攷鏡已刷墨之子請刻之

家塾以示後世使毋忘諗

余領之遂題其端如此

時萬曆庚子春王正月

也

奏題稿目錄

卷之三

卷之五

卷之六

溥生己亥時方襁褓而

先文懿于辛丑捐賓客在

神廟朝一德交孚十載勳業未能親炙休光捧誦奏疏感慕都俞吁咈之遺風誠明良盛軌也憶

先文懿宦故京邸疏稿不復全存非廣搜博覽之士未易誌其梗槩無異乎從信錄法傳錄諸書有失載記謬謂 先文懿之致政生還也可不辯哉 溥 雖訐其訛猶謂文獻尚存終歸正史何期甲申之變典故散軼此時若不表著恐致失

傳不得不將奏稿十冊中關政體重大者別爲
纂輯僅存十之三四以俟
翰史採擇爲庶于 先文毅實績不歸淪沒而史
氏紀載不爲傳訛之所悞于 祖德
國史未必不無少補云
順治庚寅春世濟百拜書

內閣奏題稿卷之首

孫世溥重梓

請專史職

萬曆四年十月十五日謹

題爲懇乞

聖明專史職以全曠典事該翰林院編修張　奏爲

懇乞

聖明申專史職以光新政事內稱史職久廢要將修

撰編修檢討日輪數人以掌記時政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議覆儒臣輪直史館紀錄時事即古以著作郎兼紀注之遺意似爲可行奉

聖旨是欽此臣聞之不勝踴躍鼓舞以

皇朝二百年未復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是誠我

皇上英明神斷酌見此典爲關君德繫國是定天下

萬世之公論亟宜發復特

俞所請然臣有一得之愚敢爲

皇上陳之夫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

親故得直筆以取信於後世今職無世掌矣而歴

宋之制猶為近古天子御正殿宰相入殿議事起
居郎舍人皆得隨仗記之退而百司庶府之政亦
得直書備書類送史館撰述焉未有以宰相與其
事者防侵撓也今觀所奏欲以史臣之所紀錄者
送閣臣裁定然後藏之秘府夫今之閣臣即古之
宰相也史臣掌記時政即古起居注之任也與今
史館纂修據諸司之供報述
先朝之遺事者不同方今
聖明在上內閣大臣端忠盡慎秉正奉公俾之以裁

定之權史臣得以據其實而書之無忌然臣恐法立於前則必相沿於後萬一他日有非其人者居於其位其所爲既多乖方而其權又得以制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遂將有掣肘而不可行者行之不變其勢必盡歸重於宰臣而史官遂爲虛設如唐時有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有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以迷眩千古者可鑒也臣嘗考之宋相亦有監修之職蓋其紀注已畢授之著作乃命宰相一人監修之然惟檢點其勤惰而已不侵其

事今日之事臣願
皇上命閣臣於儒臣內精選心行正直學識精純通
達治體者數人輪直史館日據所聞見書之序次
分卷標題其上倣古起居注收藏之法待至他日
纂修分曹撰次乃命閣臣總裁并置副總裁之官
校輯成書如今日已行之典必如是斯不失使史
官掌記之本意史職舉而公是全矣若曰史官職
甲非有人以總之則事未易就緒臣以為此在得
其人與重其任耳夫重其任則責有所歸得其人

則事自不苟譬之六科其職與史官等耳所司封駮其任亦匪輕也然皆科臣各主其事而不督以統之者專其任而使得以行其志也今旣委以掌記而復有裁定是分其任而奪其志不使盡其職也臣竊以爲未便如必以爲不可臣請選大臣有德望不當事任者一二員總其大綱則上有統緒而下無掣肘庶幾兩得之矣夫事貴愼始其始之不愼則其終遂成而不可反此臣所以忘其愚昧而汲汲言之也伏乞

勑下閣部大臣再加酌議倘以臣言爲不謬而俯從之亦或有裨於美盛之典而可以行之永久矣

救劾內閣儒臣

萬曆伍年拾壹月初叁日謹

奏爲懇乞

天恩矜宥狂直儒臣以光　聖德以培士氣事近該

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各爲大學士張

居正守制事具疏陳言仰蒙

皇上留中未下連日以來外情洶洶頃聞

皇上震怒罪譴莫測職等竊見居正受

先帝顧託荷

皇上委任其一時去留誠 國家倚重有不可遽離者不期近遭父喪居正以父子至情再三陳請

皇上以 社稷大計委曲慰留乃君 劄諭頻繁中使絡繹凡在大小臣工孰不歎誦况于居正何所銜結故欲勉遵

詔旨則有不得盡之情欲力請終喪則有不忍去之義所以兩情交切未敢遽歸遂致衆論紛紜不能盡諒且 先朝楊李二臣止以不得守制而今日居正所處至于不能奔喪事體非常人情創見故

中行等偶有感奮即行陳瀆徒知守書生之見欲
明萬世之綱常豈思爲　社稷之圖自有一時之
權變即加嚴譴亦復奚辭但職等察其詞雖若激
志實無他蓋亦仰體
皇上任賢圖治之心俯原輔臣戀　主懷親之念欲
求兩全之道以解四方之疑此其設心似亦可原
者矣且　國家以爵祿慶賞奔走功名之士以忠
孝廉節培養正直之風故士氣不可一日不伸人
心不可一日不正比年以來

聖主在上法紀修明而風會日流士氣甚弱毋過大
臣去就輒相率保留習以成風至于綱常風化大
義所關則恬不加意有士若此　國家謂何故職
等以爲二臣越職狂瀆之罪固不可逭而過事致
言之氣尤所當容蓋非獨爲二臣計也所以爲士
氣人心爲士氣人心所以爲　社稷也語云平居
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今
當此委靡卑弱之時而復無優容培植之意職等
竊恐士氣將益不振而臣工以言爲諱異日　國

家有大利害有大奸愚誰肯爲
皇上言者乎職等又查得居正在
先皇朝兩因言事建白得罪俱手疏力救士論翕然
稱之然則今日二臣之狂言不過儒生守禮之常
談在二臣固未收有詆誣居正之意在居正亦豈
有盡非二臣之心倘二臣因居正而得罪則居正
之心必有所弗安居正之心弗安則于
皇上眷留之恩亦終有難于仰承者矣職等用是僭
干 天威懇乞 聖慈擴覆載之量 寬斧鉞之

誅將吳中行等　特賜包容或　薄加懲創並惟
人心士氣有所維持而居正忠孝之心且安
皇上聽納之美益光矣職等無任悚懼祈望之至

請保護　聖躬

萬曆拾柒年伍月初陸日謹

奏爲披瀝悃誠懇祈　明聖慎保

聖躬以介萬年以衍靈長事臣草茅賤士荷蒙

皇上恩寵叨居侍從尋歷卿貳二十年爵位之榮祿

養之厚有捐軀所不能報者豈啻爵祿恩寵之[illegible]

抑蓋自有此身以來而

皇上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此身非臣之身乃

皇上所賜之身也愛其身而不知愛其君之身天地

開之罪人也然自古忠臣之愛君頌其君曰萬福曰萬壽天保諸詩可味也愛君而不以古人之心爲心非真能愛君者也臣不敢也臣請爲

皇上陳之臣惟古帝王之御天下能以天下重其身爲上天之眷命爲下民之共主爲祖宗紹鴻業爲子孫垂丕基九重端拱非以自逸也有逸慾之戒焉萬方供獻非以自侈也有耽樂之戒焉冶容麗色伐性之斧斤也有荒淫之戒焉崇飲酣歌迷心之鴆毒也有沉湎之戒焉夫是以操存內固血氣

順軌精明堅實壽考無疆矣周公爲成王作無逸
述商王不敢荒寧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
厥享國長久者蓋此意也臣近歲以左諭德少詹
事侍　朝講恭覩　天顔和粹　聖體康强退而
私相喜曰眞　萬年之令主也今年三月初於邸
報中見鴻臚寺挨出
聖旨朕近因動火免朝四月中又見大學士王錫爵
疏奏
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讜言但朕自去年以來動火頭

眩暈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怠荒臣伏讀之
仰見
皇上虛懷納言敬德慎疾臣惓惓之所願望者然私
心竊有疑焉
皇上春秋鼎盛精神徤旺稍有不和一養旋復何自
冬相延至今也臣謂人身之有水火猶天地之有
陰陽心屬離爲火腎屬坎爲水水宜升火宜降此
水火既濟之理也善養者清心寡慾俾腎水有餘
自然上升制伏離火生津生液而君火常住不善

養者徇情縱慾致腎水不足不能上升制伏心火爲眩爲暈而邪火盛行令奉旨人稱動火臣私心求之得非　九重之內可以自肆將逸慾而不之儆乎　萬幾之暇欲以自娛將耽樂而不之節乎嬿婉在側而袵席之愛不能自割乎聲樂在御而麴蘗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於此皆足以損眞伐和耗傷元氣夫元氣之在人猶水之有根木之有源也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元氣則精神短少軀體孱弱致疾蓋有由矣

伏願

皇上念　天地　祖宗　子孫人民之重思古帝王逸慾耽樂荒淫沉湎之戒惜元氣之不可傷而於宮中娛樂燕饗視之若花鳥水石然以寄一時之興行之有節而不沉溺守之以禮而不放逸則外耗既除內體自固元氣常足而邪火不攻

聖躬自爾清泰矣苟爲不然則攻取者衆存養者微如火之爍金也如斧之伐木也良可畏哉年不可恃時不可失願

皇上當此富盛之年而調燮以培之則為力也易若他日斵損之後而藥石以扶之則為力也難此在

皇上深思而力反之爾宋臣蘇軾有言曰人生之所好皆逆慾而所甚好者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

庶幾必信臣願

皇上信臣之言而已臣又惟養身莫善於寡慾必先於清心然人心必有所寄寄於嗜慾則念茲釋茲在諸慾寄於存省則念茲釋茲在存省語云日親日近日遠日疎此有所寄之說也

皇上當何所寄托宋儒真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臣願
皇上日臨講幄常御經筵與二三儒臣講究義理退則將所講經文覆玩而詳繹之務求必得于心則此心寄於學問而他念不足以入之矣又願如常
視朝數 召三公九卿於便殿商確庶政退復將所
上章奏偏閱而深省之務求必察其故則此心寄於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 內廷之中非外臣之所得與又當擇其內臣之忠謹者給事左右

以侍旦夕之起居以護璣閫之游息取其[illegible]善規
過察其導慾獻諛由此自朝至晏必警必戒無以
內逸妨外勞無以十寒勝一暴自然 聖慮日清
嗜慾日寡 聖躬無不強固矣非天下臣民之幸
哉臣待罪南都實叨近侍願獻忠於
皇上久矣祇以官非言責而匡扶 朝政指陳時事
則大小臣工前後臺諫俱已言之臣何敢復瀆
天聽至於保護之義臣實與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
心耿耿不容以自已也夫言及

衆興則畏禍者自忌事關
宮壼則遠嫌者疑臣顧不畏斧鉞而冒言之臣之罪
也然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資
焉臣乃直披肝膽而力陳之臣之愚也含其罪以
取其愚臣之所大幸也惟
皇上垂擇焉臣無任祗慄祈願之至
覽卿奏知道了

內閣奏題稿卷之一

初辭新命

萬曆十九年九月十七日謹

奏爲披瀝愚誠辭免非常

恩命事臣於萬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接到吏部咨

奉

欽趙志皐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張位陞吏部

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着差官行取馳驛來京俱

入內閣同家屛辦事如敕奉行欽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惟輔相之職實為台鼎之司佐
天子而膺股肱之任秉機務而受阿衡之寄天工
其代人望攸歸自古論官必先擇相或疇咨於廷
或旁求於野或採其聞望以樹表儀或資其謀猷
以圖經濟方今
聖明御宇亶稱極辨之朝俊乂在官咸抱太平之畧
豈乏良弼何有微臣伏念臣才本庸劣數復屯奇
歷官詞林中遭擯黜自甘廢跡將以終身伏荷
皇上御乾持之　英斷覆以　洪慈謂毀瓦尚可後

全而收之陶鑄念疲駑猶堪驅逐而策以舊途前
後兩任成均愧師儒之弗稱南北均為銓貳慙衡
鑑之靡持方虞譴責之孔加詎意　簡掄之繆及
既匪符於夢卜又豈協於人情蔑有微長寧堪大
受叅聯宻勿何以備顧問而代　王言出納機衡
何以效彌綸而襄　帝業捫心揣分應貽負乘之
羞度德量材難免覆餗之懼伏望
皇上俯鑒悃誠非由矯飾收回　成命別簡忠賢容
臣仍以舊職供事銓曹庶政本益重邦家有光而

微臣亦得以安其分願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

至奉

聖旨卿性行端醇學識宏遠政本重地特茲簡畀宜

殫竭忠猷以贊化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再辭新命

九月二十一日謹

奏爲再懇

聖恩容臣辭免 特命廷推以昭公道事該臣先爲

披瀝愚誠辭免非常 恩命事奉

聖旨卿性行端醇學識宏遂政本重地特玆簡畀宜

殫竭忠猷以賛化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卽

當奉 命入閣辦事仰答

聖恩萬一顧臣尤有踧踖不安之情前疏所未敢遽

陳者思得　祖宗定制凡閣臣及吏兵二部尚書
員缺吏部會同九卿六科十三道廷推請
旨簡用今
皇上特聽輔臣之薦謬及於臣忝臬臣　實惶懼不
勝且臣學術迂疎才識短淺若今日受
命不辭而他日奉職無狀則上累
皇上之明下負輔臣之薦外旣慚於公議內實愧於
自知臣之罪益不可解矣伏願
皇上念閣臣非庶職之倫廷推爲　祖宗之制容臣

辭免仍守舊官吏　勅九卿科道等官照例會推
別簡忠賢以克任使以昭公道庶舉措當而人心
服矣臣無任激切仰懇之至奉
聖旨卿學行闇望朕心簡孚豈必廷推乃協公論宜
遵命入閣辦事不允辭吏部知道

請點正推

二月十四日謹

題今早文書房官李文輔發下票本內有一本吏部尚書陸光祖等謹　題爲缺官事推陞堪任湖廣山東按察司副使正陪共四員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正陪共二員江西按察司僉事正陪共二員俱蒙

御筆欽點第二員名既蒙　欽點夫復何言然臣竊思之本內推陞官員與尋常推陞不同　國家舊

制凡吏部科道一司人才黜陟一爲　朝廷耳目與部寺諸臣不同一年止陞二次俱於春秋二仲月舉行謂之年例素有才望者多留內用稍桂物議者以漸外補此

先朝立法操評品之權爲駕馭之術俾吏部科道等官有所檢束而吏部科道等官亦惟忌憚此年例耳臣看本內推陞皆係劣轉非爲侵權所以不及部科者以部科近被黜降之人也今

皇上含怒御史盡黜部臣在部臣以得陞爲幸在御

吏則以得免爲幸矣且使吏部之事權不行無以
彈壓人心也　欽點已定臣豈敢言但臣備員輔
臣職司擬票有所見而不言臣之罪也伏惟
聖裁

四月十三日謹

題昨晚兵部尚書石星接到總督魏學曾書揭并延綏總兵密揭爲叛賊哱承恩陰遣人勾引套虜爲外援致套虜人來寧夏城外住巳助玉泉營之戰勢甚猖獗夫寧夏鎮城後倚賀蘭山前臨黃河孤懸塞外與虜僅隔一水內賊據城以叛外虜又來應援則寧夏之城恐非中國之所能有也寧夏界在東西六邊之中寧夏一失則東西各邊勢相

隔絕而虜騎時衝斥於其中各邊恐無寧日而內地甚爲可慮臣見書揭夜寢不寐秉燭具草述陳危急伏望

皇上亟下兵部速行總督魏學曾議處將有可任聽其選取兵有可用聽其調發一切隨機應變且聽便宜行事務期內勦叛賊外退强虜使賊虜之勢不合則寧夏之鎮城可完而邊鎮可以無憂矣

部尚書石星見叛賊久據虜騎復侵欲自請兵以往念套虜皆中國撫夷或賞以　朝廷

或誘以市賞厚利令其解散如必不然則督率各
鎮調兵使之力戰此星一念忠勇之心不遑寧處
者也又總督魏學曾疏　請盟萊銀三千兩以資
犒賞此何裨於纖毫之用哉語云軍無賞士不往
今該鎮調發旁午之際厲兵秣馬之時若非錢糧
稍充何以鼓舞士氣更顧
皇上念事在燃眉仍發帑銀數萬兩以充其費以作
其氣此臣汲汲之私也再惟士宜激勸兵貴先聲
更祈

皇上軫念邊情重大聲息緊急特 降勅諭一道奬
勞臨陣將吏另發帑銀萬兩散給各鎮調兵以激
勸士心即着兵部行文馬上傳示及今徵選慣戰
各將調發邊腹精兵及募義勇敢死之士數十萬
不日會集寧夏務期勦滅以寒反賊之膽臣等書
生未閑軍旅僭陳一得之愚仰贊 廟謨萬一統
希
聖裁無任恐懼待 命之至

答諭擒獻史酋不宜賞叙

五月十四日謹

題今早文書官李文輔口傳　聖諭問史酋是虜王撦力克擒獻來的如何文武大小官員都叙功次夫史酋原係降夷受　國厚恩因十八年率衆逃回屢犯邊塞宣大督撫爲虜王東歸之後欲修好通貢求復市賞拒之不可許之無名乘此機會責令擒獻史酋方許貢市夫史酋係虜王兄弟安兎之親極力蔽護因此該鎮督撫等官多方計議

差通官通丁往復於虜帳中反復說辨示以不擒
史酋則市賞決不可復嗾其計擒史酋此虜之恭
順可嘉而督撫之心力既竭與各員役之勞苦俱
不可泯隆慶年間俺荅擒趙全來獻夫趙全中國
之叛賊也與史酋爲虜王之親不同彼時猶大行
敘賞今日之事若不敘賞何以酬勞而邊臣氣阻
矣李村未奉　俞旨何敢擅擬竊念邊疆有事之
時正當用人之際又經多官保薦倘
皇上肯俯順輿情令赴軍前聽用果能出奇殺賊或

令以功贖罪如若無功則其罪固在也冐昧具陳

伏惟

聖裁臣等無任惓惓

答諭寧夏兵變並陳時政

五月十四日謹

題今早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　聖諭詢臣等以

寧夏之事臣等仰見

皇上軫念邊陲至意又思寧夏兵變以來凡有章疏

奏　上不踰時輒發擬票又　兩勑將士以安其

心又不靳帑銀數十萬以充軍費

皇上雖處深宮念切西顧臣等敢不具悉以對臣惟寧

夏之變其始藉口撫道剋削致壓

明旨撫安謂可誨化不崇朝而底定也不意逆賊謀益狡猾勢益猖獗迄今三月未下此殆不可不深爲之慮者夫變起於降虜哱承恩父子蓄謀巳久待釁而動自始事以至今日其謀若有成筭其舉動皆有次第其勾虜援也出婦女以誘之厚金帛以賂之其嬰城而守也客遣奸細以招集松套二虜志在藉虜勢以據寧夏寧夏一失即犯靈州靈州一失即窺關中據關中以臨河之南北可建瓴而下也其詭辭而求撫出賊首以獻也蓋欲緩我

師以俟各虜騎之至昨兵部接得陜西廵撫洗思孝書謂松套二虜因哱賊父子遺以重賄與歃血酒鑚刀下爲盟各領兵馬到於寧夏城下不知其數紛布徧野我師雖已過河屯劄城外然因虜騎之集防其夾救不敢攻城又屯住已久糧運艱阻師老力疲勝負難必臣又先聞之逆賊造爲妖妄之言謂胡運當興以誑惑衆志倡爲不道之語大犯忌諱以摇動人心此其志誠不在小本兵調度於中殫竭心思總督戰守於外畢盡智力

皇上為天地神人之主係中外華夷之望乃今深居九重漫視不顧節經奏請 視朝俱未奉 旨允行今當邊事孔棘人心皇皇臣等若再不言是臣等順非從過輔導無狀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即 出臨御 召兵部并大小臣工面定大計必討此賊則 天威所震迅如雷霆天語所加疾如風雨人心有不鼓躍而將士有不百倍振勵者哉譬如家有外侮必須主人奮迅率衆捍禦然後心力齊一鼓舞向前又如太陽一出萬

方快覩魑魅魍魎自然潛消臣又惟今日之所可
憂者不特一寧夏爲然變異屢形災荒迭至閭閻
匱乏帑藏空虛賦役繁苛民生憔悴人人有思亂
之心在在有觀變之望西北各鎮屢兆情形東南
倭奴已報入犯天意人事一時湊合豈爲偶然大
有可慮
皇上謂土宇之廣大足以制馭　法度之森密足以
束縛哉不然也變亂常起於承平消弭必由于儆
戒今日之事格天心挽人事在

皇上一念之憂勤而已若臣等有力所當爲之事自

與諸大臣[illegible][illegible]而行不敢不竭其愚以負

皇上之委任[illegible][illegible]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恭進衛生二歌疏

七月初八日謹

題近日恭遇孟秋　太廟時享奉

聖旨朕切念孟秋　廟享重祀罔敢安逸近日以來溽暑蒸溼面目發腫行步艱苦不能成禮命官暫代其分獻陪祀執事等官以體朕心倍加敬慎勿得怠忽其餘朕知道了欽此臣等竊念當伏熱炎蒸之際正

皇上端居靜攝之時日惟倡率臣工恖修職業未敢

輙有陳瀆以溷　清嚴伏惟人臣事　君猶子事
父母多方敬愛多方調護務求志意愉悅身安體
舒保養太和多福多壽固忠臣之願而孝子之心
也凡有所見聞可以竭力盡分堪爲奉養之職者
宜無不至況傅之德義保其身體尤輔弼之職而
開導必先者乎臣等日檢方書訪求調攝諸法偶
得唐賢孫思邈宋儒眞德秀所爲衛生二歌見其
切於日用簡易明白雖無精深微渺之論可備警
省頤養之資臣等聞昔有野人食芹而甘　曝日而

暖者恩欲獻之於
至尊爲術雖踈爲意則厚恭惟
皇上疑神淵默清心寡慾豈臣等愚昧所能仰窺惟
是區區芹曝一念竊比野人自獻之忱謹將衛生
二歌繕寫裝潢成帙恭進
御覽伏望
皇上留神省觀日置左右微言小説可以喻大未必
無補於　聖修之萬一也若時下邊情政務雖云
調燮甚難然既蒙

皇上委任臣等料理自當矢竭心力務圖實效更不

恐爲紙上空談矣臣干冐

宸嚴不勝祇顫懇祈之至

請減雲南例金

七月二十四日謹

題初九日該文書官發下戶部進雲南年例金一本奉　旨這金兩着進收你部裏傳示與各成色金內每加進五百兩九成的一千兩八成一千兩共五千着為例二十日該文書官發下戶部一本奉　旨前歲因彼有事固尒暫停此金尚又皆是本地所産况且嘉靖年間亦有額取礦金之例這所加進不多覽奏知道了着遵前旨行

明旨一下在廷諸臣亦謂加增之數反過原額而咎臣等不能救止臣等反覆思之

皇上履萬乘之尊撫四海之富敢爲一省惜五千金之費然臣嘗訪之人言雲南之金出于永昌一府採之山石之間其有無多寡不能取必卽年例二千往往兌于四川陜西二省以足其數甚至有以十兩之銀易一兩之金者其害逾甚今以

宮中鈌用斬加五千雖竭民脂以供之亦子民之常分但著之爲例而歲歲取盈恐遠方之民不堪於奔

命也臣等伏覩
皇上俯念雲南萬里數年以來疲於災旱之頻仍困
於緬賦之侵擾舊征者未爲定額新增者暫行一
年則　內廷之供用既充而歷年之舊額又在遐
方之民誕被　聖澤者寧有窮哉伏惟
皇上少垂鑒焉臣等無任恐懼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恤民之意但
皇祖時曾有額取礦金礦銀之數朕豈不恤民艱卿
等既這等說着減去八五成色金一千兩着歲進

金四千兩每年不許過七月十五到京不許違限

該部科并彼撫按亦不必再有奏擾如再有奏擾

的仍加至五千兩

請御朝視講

七月三十日謹

題自寧夏逆賊倡亂兩京臺省諸臣疏請

皇上 御朝 視講 修德 勤政以布 德威以消兇逆前後不下數十章臣等職司輔道日夕左右昭德塞違尤非臺省諸臣比頃具揭陳 請未蒙 賜俞嗣後當三伏炎蒸之時正 九重調攝之候臣等尤以保護 聖躬爲重數月未敢瀆諫茲當大暑西行涼飈倐發屆中秋之令節逢

萬歲之佳辰內而百官外而岳伯皆願祝
聖人之萬壽節　天子之耿光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　請追繹臺省之言乘此清秋即於
賫捧官員等見　朝之日　特出御門
萬壽聖旦大節　陞殿受賀俾大小遠近臣工得瞻
有道之容如在　天日之表其歡欣快覩不知當作
何狀也從此更願
皇上或循三六九之常期或於一月之中間出數日
俾臣等與九卿等衙門照常奏事　面議大政

殿陛趍蹌臣工肅穆風聲宣布遠邇懽騰將四夷
之來王而八蠻之效順矣剏幺麼逆賊蠢爾倭奴
有不畏威褫魄蕩然掃除者哉夫天下猶一家也
一家有主則豪奴悍僕無容喙息天下有主則遐
荒遠裔誰敢跳梁固不啻提兵百萬窮征朔漠已
也此皆諸臣之所已言而臣等復申之蓋自古帝
王賓服四夷之道固如是也惟
皇上垂聽焉臣等無任惓惓

題正人心定國是

九月初十日謹

奏爲因言感激冒陳愚忠祈乞 大奮乾剛以正

人心以定 國是事臣因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

樂元聲暗指臣當事類以蚊負山自揣不安恐誤

國事疏 請罷免奉

聖旨卿純誠體國殫慮籌邊朕心方切倚毗昨浮言

輕詆元輔朕已洞悉原與卿無干何故遽興去志

宜即出輔理以副眷懷吏部知道欽此臣莊誦不

勝愧悚臣思職司輔弼義切股肱邊境驛騷
主憂宵旰臣何敢再疏言去然臣感　恩激衷揆時
度事有不得不再爲
皇上一陳者臣才本迂踈性復朴魯謬承　簡任亦
欲矢竭愚忠希圖報効然臣之所處有五難焉
幾務重煩而臣以初進當　國事一難也
皇上深居九重　天顏未覩孚信未能上達二難也
國家多事羽檄交馳籌策素未諳歷三難也往時
部院之事先與閣臣擬議而後行近因臣等不欲

侵越事權各有所歸四難也人心叵測議論橫生
搖惑眞言倒持　國是五難也因此五難而臣等
日在閣中辦事惟上承　德意下酌部議而行之
及出至朝房諸司有以事相告者輒據所見以對
而聽其裁處吏兵二部銓調陟降文武官員吏部
自巡撫九卿以上臣或與聞兵部自總兵以下臣
皆不與科道以言爲職臣等亦惟察識其言而未
嘗敢私其人部寺各有司屬與臣等勢不相接而
亦不能講求其實臣等之所得爲者如此而已夫

時有變革則勢有輕重試觀今日之閣臣與二十年以前之閣臣其勢之輕重何如哉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以忠衛國正己率物開誠布公不必炫其能不必有其功此固臣等之所未能而不敢不自勉臣嘗於朝房待漏之處嘗置二銘以備觀省一曰積誠以事 主上絜己以風庶官折節以下忠賢黜私以杜憸佞一曰以威福歸 朝廷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付臺諫以請託謝親友此在廷諸臣所共見者臣懷是心亦欲見之行事第施

爲嘗有其漸不可求急其功夫急功則必至於擅
權擅權則必至於作威福作威福則必至于通貨
賄而朝政亂矣此臣等之所深以爲警而元聲顧
欲臣蹈之耶雖然此非臣之所敢爲亦非臣之所
深慮也臣獨慮今日之天下其治與亂不在于他
而在于人心之險躁浮薄敢爲議論而無忌憚焉
臣之去留何足惜但　國家有大事如倡亂之逆
賊未平侵鄰之倭寇謀犯一有調遣輒從而議之
一有召募輒從而阻之不顧　國家之利害惟恣

一已之胸臆他日有患誰爲任之夫天下之事成於衆言之僉同敗於異議之橫起而其原皆由於人心之不公各挾其私各持其見所謂衆議盈庭莫執其咎者也此猶有事之可擬也又有一等傾危之士弄雌黃之口亂是非之眞鼓脣搖舌而莫測其端捕影捉風而莫知其自以致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無者捏而爲有假者換而爲眞沿習風成恬不爲怪而是非淆矣又其甚者媢嫉一生讒毁叢至以僚屬而害堂官以偏裨而戕主帥陰

肆排擠巧爲陷穽而　國是皆倒置矣此皆亂世之徵而非　明時之所宜有漢楊震所謂損辱清朝塵垢日月者也事勢至此而不一禁之恐舉朝之人將化爲鬼魅而不可測

皇上豈視此爲不足慮也天意人心紀綱風俗關係甚大惟

皇上主張于上而臣等與九卿奉行於下斯世道漸有反正之期而太平可復見矣臣等有轉移世道之責而目擊其事蓄中已久今再不言則病時誤

國而臣之罪無所逃矣伏望

聖明裁察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題庶吉士月考關防疏

九月十二日謹

題臣等竊惟　國家掄選庶吉士以儲養于館閣其教習當豫其考試貴嚴教習之事館師主之日有日程月有月課可謂豫矣考試之責閣臣主之觀其純疵驗其勤惰非嚴不可也往時士風敦朴巧偽未滋閣試之日無事關防近年以來稍異往昔臨考之日多假手于他人因家人送飯輒携帶以入雖未必盡然或間有一二而偽者得以亂真

矣故臣於本月初一日考試令庶吉士不必自巳
送飯即將閣中饌銀具肴菜果餅供之禁其家人
不使復進又令校尉防察而夙弊始革因而計之
一日之間供二十人所費不過銀二兩一年春秋
二季考校計十二次所費不過二十四兩伏望
皇上念考校重務乞與光祿寺歲給銀二十四兩以
充其費散館授官以後則免給庶於事體爲益便
而可羅眞才矣臣等無任懇請之至

蕩平宣捷請視朝

十一月初九日謹

奏為恭仗　天威蕩平逆賊宣捷獻俘懇乞

聖明臨朝受　賀以告成功以彰神武事臣惟聖王御世有文治必有武功文以敷治平武以定禍亂有虞風動格有苗於七旬周道復興平玁狁於六月蓋世不能以常治而貴於易亂以為治時不能以久安而貴於轉危以為安歷觀往古代有明徵明主中興益隆茲治我　國家自　二祖開統開

基 列聖守成繼體歷二百四十餘年或夷狄之侵軼或奸宄之犯順譬之烈火隨發而即滅狂瀾忽起而旋消 聖朝文武之治傳之累世而益顯
皇上御極以來內謐外寧民安物阜二十年來號稱至治蠢茲小醜輒肆跳梁因寧夏為西北重鎮夷夏大防內蔽關中外捍强虜乃中國之要地而外夷之所窺伺者也哱氏父子以亡虜歸降受恩深重非我族類終懷異心養奴士數千人蓄反謀非一日見 國家太平已久邊鄙武備浸弛陰謀不

乾遂忿兇威假撫道剿削之名倡逆黨殺戮之禍據城拒守勾虜為援僞稱王官移檄遠近金帛子女弗愛器械甲冑甚精恃其梟獍無敵有輕視中原之心肆其狡獪多謀萌竊取全陝之意抗王師已至八月殺我軍幾及萬人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者也恭惟

皇上赫然震怒大誓行師任三邊之總帥而　賜以

尚方示軍威之必肅調七鎮之勇士而給以　內

帑期芻餉之必充於是各將同心三軍用命拒強

虜於境上如驅犬羊殲逆賊於垣中若鋤腐鼠元
惡就擒有嘉折首之義脅從罔治大彰解網之仁
宗室奠安閭閻胥慶捷書已報露布再傳喜動
九重懽騰四境 兩儀上下實惟鑒臨 九廟神靈
僉司護祐宜遵憲典昭告成功伏願
皇上念此非常之動俯從禮官之請務卜吉旦
親御午門臚傳捷書以 闡生致歸俘以 獻受
朝受 賀慰遠近臣民之望告 郊告 廟答
天地 祖宗之靈且使風聲遠播德化弘宣知 中

國之有　聖人戴　天皇以爲共主臣等無任踴
躍懽忭之至奉
聖旨朕賴　天地弘佑　祖宗默扶逆賊蕩平獻俘
宣捷覽卿等所奏知道了具見忠懇朕甚嘉悅吉
旦親御午門受賀

平臺召對紀事

十一月十二日

上御皇極門百官行常朝禮鴻臚寺官爲寧夏擒逆

宣捷禮畢

上少憩暖閣大學士趙　張　同進暖閣前面

恩致詞畢趙　奏云臣等久不奉瞻

天顏今見　天顏和睟不勝慶幸伏望

皇上更加調攝愼節起居臣等不勝至願又奏云西

夏蕩平皆賴

皇上威德今日恭逢宣捷獻俘重與臣等不勝欣快
如今只有倭賊未寧容臣等與兵部商確調度定
期剿滅無勞 聖慮
上曰先生每與兵部相機剿除又奏二三[illegible]一
事啓奏原任總督魏學曾蒙
皇上以緩師逮問但學曾忠義老[illegible]數
月見有幾處功績伏望
皇上寬宥
上曰功魁罪首自有定奪二臣承 旨復叩頭退

上御五鳳樓鴻臚寺官奏獻俘刑部官引俘見致詞
畢承　旨百官行慶賀禮

請發留中章奏

十二月二十日謹

題臣惟　國家政體莫詳於章奏亦莫重於章奏

蓋所以宣上德達下情也

皇上臨御以來每閱章奏於事體重大利害關切者

不但　發下擬票且復　親諭閣臣面奏可否然

後發部議覆無論事之大小疏之多寡並未有

留中不下者一時大小臣工靡不仰戴

皇上兢業萬幾銳情治理邇年以來乃始有　留中

之疏至于再請而不發者夫章奏以宣上達下則
國家之事可否得失用舍予奪皆係于此朝發夕
行自近及遠如水之流坎而不失其信如響之答
桴而不踰其時無有壅閼無有間阻君臣之際油
然交通　宮府之間怡然一體自疏之　留中而
事始有窒而不得行情始有礙而不達者矣遠事
不敢漫及即如近日科臣劉道亨一本論吏部侍
郎李尚思事當行勘請　旨者也今尚　留中不
發則尚思欲出不可欲去不能罪狀未明去留無

當矣尚思三品大臣素負清望未必盡如風聞之

言也願

皇上察之吏部一本擬陞鄒元標爲南京應天府府

丞此懸缺以待　命者也今尚　留中不發吏部

既不敢以他官塡補又不敢虛缺以久待用舍未

定而進退無據矣元標素負忠鯁言多觸犯然實

心於爲國者也願

皇上無棄之又科臣林材一本論輔臣王錫爵未復

言及臣等臣等日待　左右輔理無狀當此多事

之時未遑引罪深辯但輔臣錫爵素性剛方近聞
已束裝奉母趨　命入朝忽聞人言必生疑沮伏
願
皇上將科臣之疏　親灑宸翰出加慰諭促之就道
並以其所論臣者　特賜處分又望
皇上將廷疏之所未下者一併發出下部議覆以請
聖裁斯治道通泰人情欣躍且使外廷之臣無疑及
於　左右無訾及於閣臣尤臣等之所深幸也冐
瀆　天威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恭進經文書鑑講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另書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十九年至今所撰講

章除易經俟積有成帙另行寫進外謹將禮記禮

器玉藻明堂學記四本通鑑纂要太昊元歲武王

平王上下二本項王共六本類寫裝潢　進呈伏

望

皇上萬幾之暇特加　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臣

等不勝惓惓效忠之誠

請冊立東宮

題二月二十五日謹

奏臣惟自古帝王紹基立極衍祚垂休莫不蚤建

儲位眞安國本上以慰祖宗社稷之靈下以荅四

海羣情之望自古有訓於今爲然臣等竊念萬厯

十九等年節經部科諸臣奏請　冊立並講讀事

一奏

聖旨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一奏

聖旨冊立已有旨了一奏

聖旨冊立出講以前有旨一併舉行且冊立屢有諭

旨於明年矣欽此　明旨森嚴炳如日星臣等尊

信確如金石於是當與部院科道諸臣約誠不敢

再有陳瀆惟恪遵　成命候時　請行茲逢歲序

更新陽和布德已當二十一年矣乘此三陽開泰

之期正屬　元良出震之候臣工胥慶朝野欣瞻

靡不願

皇上臨軒出　命卜吉陳儀揚　寶冊于　大庭見

儲君于　祖廟　承祧衍慶允係四方之心　主

器延禧丕定萬年之計臣等職司輔導心抱耿忠
仰　明命之在前慮祇承之恐後伏望
皇上思儲貳之重寄　念父子之至情　乾斷獨持
而大權歸于上　令行勿爽而大信孚于民且使
萬姓謳歌而須吾君之有子百神依附而歆主鬯
之得人矣臣等無任踴躍待　命之至